

邝健行 著

杜甫论议 汇稿

學苑出版社

邝健行 著

杜甫论议 汇稿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论议汇稿 / 邝健行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077-4769-0

I. ①杜… II. ①邝… III. ①杜甫(712~770)—人物研究②杜诗—诗歌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3304 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01101(营销部) 67603091(总编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880×1230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2.00元

自序

本书收录平生所撰有关杜甫的论文二十一篇，取名《杜甫论议汇稿》。过去二三十年，个人虽说也算做点杜甫研究工作；但写不出系统性像样的专著，只写了这么区区散篇，实在惭愧得很。日月逝于上，年纪大了，以后要像往时那样殚精竭虑撰述，恐怕不太容易。然则现在印书面世，不无整理总结的意味；这是书名“汇稿”之故。再说既然写论文，不管写得对或者错，当中总有一番解说，书名中“论议”两字因此用上。本来“新议”“求真”之类字眼用作书名，更有提醒和吸引读者的效果。只是人们写文章，哪个心里没有与别不同的新见解？哪个不认为自己讲的真正确凿？这么说来，用“新议”用“求真”，好像反而浮泛了一般性了。想来想去，觉得“论议”一词毕竟相对平实稳妥，于是取用在书名之中。顺便补说两句：平实稳妥原是我这一时段对人生和工作的态度，看来这种态度不知不觉间也折射到命名遣词上面去了。

书中文章绝大部分曾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尽管是单篇文字，一半以上的篇章还是比较集中围绕几个议题而开展的。议题是：杜甫的贡举考试、李白和杜甫的初会时间、杜诗中反映的李白其人其诗、吴体、诗律细等等，各有三几篇讨论，从不同角度切入，以求议题得以全部展现和解决。其实上面的议题，学术界早有论述，或者有了大致接纳的定说。然而主流的看法，有时也不是不可以补充辨正的。书中文章对主流

看法审察论析之余，往往会有新发现。这也不是刻意追新、标新立异，目的不过想通过平心判断，求得事实真相，或者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罢了。

我最希望的是：读者对我的所谓“发现”多加批评指正，因为这能帮助我提高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我知道一些读者已经在帮助我了，譬如对拙文〈吴体与齐梁体〉的反响就是。我欢迎和感激各方的反响。如果我的其他所谓“发现”，像钱谦益论证李、杜初会时间说欠周全，像李因笃、朱彝尊论证诗律细说欠准确，像唐代福唐观不是用作进士考试试场之类，都有批评指正，将是出版本书的最大收获。

杜甫和他的作品是我学术研究的对象，二者同时也是我心底真切崇敬的对象。兹录拙诗二首，以表衷怀，并以结束序言。二诗非一时之作，不过崇敬之情先后无异：

读杜二首

稷契平生志，相嗤内热肠。

云山同彩服，舟楫及清湘。

漂泊含悲老，嘘呼束带狂。

百年身寂寞，大雅日齐光。

晚岁清湘望北流，劳肝恋阙未尝休。

乱离下笔生民系，洒落存心老马求。

诗史何惭书一代，仁心总现入双眸。

平居左右寻常物，得失鸡虫稚子钩。

2014年6月28日 香港

目 录

1. 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	1
2. 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查、论析和推断	12
3. 杜甫、高适、李白梁宋之游疑于开元二十五、六年说	47
4. 〈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运意与作年详议	61
5.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钱笺说有未周论	80
6. 谈杜甫论李白诗和杜甫与李白间“割切”及“疏旷”的对待关系	97
7. 从杜甫诗论测李白生平的一些问题	118
8. “吴体源于民歌说”新议	130
9. 论吴体和拗体的贴合程度	142
10. 吴体与齐梁体	175
11. 释词与论伪——对吴体〈愁〉诗仇注的若干异议	190
12. 李因笃、朱彝尊杜甫“诗律细”说平议引论	210
13. “晚节渐于诗律细”可能不是杜句的初步揣度	229
14. “漫与”、“漫兴”、“熟从精处得来”——杜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仇注析论	259
15. 论杜甫前期的诗歌	276
16. 杜甫对初唐诗体及其创作技巧的肯定和继承	292
17. 杜甫“杨王卢骆当时体”句阐说	306
18. 杜甫天宝年间诗文中头发的描写对作品作年的启示	318

19. 从唐代试赋角度论杜甫〈三大礼赋〉体貌 329
20. 韩人李晔光《芝峰类说》解杜诸条析评 343
21. 元好问“排比铺张”论诗绝句审读补议 395

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

近世学者理解杜甫〈壮游〉中“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两句时，一般不采用古人的看法。古代诸家年谱传记，大抵以为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734—737）间杜甫到长安（即所谓“赴京兆”）考进士试，结果落第。近世流行的说法则是：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杜甫在东都洛阳福唐观考进士试，然而失败了。持新说的人自然从各方面论证。他们还举出一条古人不曾注意但是很有分量的资料：《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记崔圆考试时拜武职的文字：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制时，与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场并坐，亲见其事。

这里有三点可以考虑：一、开元二十三年是否真的在洛阳而不是在长安考进士？二、崔圆在福唐观考的是不是进士试？三、试场为什么设在道观，合不合理？这三点要是有肯定的解答，近世流行的说法会益见可信。

关于第一点，《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二年正月，玄宗幸东都洛阳，直至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才回长安。在他停

留洛阳两年多的时间内，“百司扈从”^①。然则当时掌贡举的官员也当在其列，这便使得开元二十三年有在东都洛阳举行进士试的可能。事实上进士考试，开元年间确有在洛阳举行的。虽然《唐摭言》卷一〈两都贡举条〉说过：

（代宗）永泰元年（765），始置两都贡举……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一年（776）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

但这不表示永泰元年以前洛阳没有举行进士试的时候。《唐摭言》所载，指东西两都同时考试之举始于永泰元年^②，不是指在洛阳单独举行的也从永泰元年开始。个别学者紧执《唐摭言》的资料去怀疑开元二十三年洛阳进士试的可能性，似乎尚可商榷。仍据《旧唐书·玄宗纪》探论：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至十五年（727）十二月，玄宗在东都洛阳，而十四年（726）的进士试便是在洛阳考的。这一年储光羲中第^③。近人陈铁民氏撰〈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④，文中列举五证，说明储光羲在洛阳考试；很有说服力。另外还可以补充一事：开元十五年杂文试题为

① 《旧唐书》卷九十八〈裴耀卿传〉载玄宗以霖雨害稼，将幸东都，问计于耀卿。耀卿回答中有“大驾东巡，百司扈从”之语。

② 徐松《登科记考》卷三武后“永昌元年（689）”下：“进士神都（即洛阳）六人，西京二人。”徐氏加按语曰：“《唐摭言》以两都贡举始于永泰元年者误。”（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③ 《登科记考》卷七。

④ 载《文史》第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积翠宫甘露颂〉^①。按积翠宫在洛阳神都苑内^②，考试如果不在洛阳举行，没有理由以洛阳的宫殿苑囿名称命题的。可见单独在洛阳考进士，早有先例；开元二十三年玄宗既在洛阳，便在洛阳考试，不能说不合常情。

关于第二点：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正月下诏，要求五品以上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举“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知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者”一人^③，崔圆就是本年应“智谋将帅科”的^④。这里应该注意：“智谋将帅科”是制举科，不是进士科。是年正月下诏，待得各级官吏察举和应举者最后到达朝廷考试，当中要经过一个时段，以便办理各项行政手续和安排行程，自属必然。这个时段一般有多长呢？且选录《登科记考》中所引几段资料看一看：

一、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丁丑……制曰：“……其内外八品以下官，及草泽间有学业精博、蔚为儒首、文词雅丽、通于政术、为众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长官精加访择，具以奏闻。”

八月甲申，亲试文词雅丽举人。^⑤

二、天宝元年正月……诏曰：“……其前资官及白

① 《登科记考》卷七引《词学指南》。

②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神都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 《册府元龟》卷六四〇〈贡举部二·条制第二〉。

④ 《唐会要》卷七十六〈制举科〉。又《登科记考》卷八“开元二十三年”条下。

⑤ 《登科记考》卷八“开元二十六年”条。

身人中，有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或有军谋越众，或武艺绝伦者，委所在官长，具名以荐。”九月庚申，御花萼楼试文武举人。

十月，应文词秀逸举人崔明允等二十人，儒学博通刘崧等八人，军谋越众令狐朝等七人并科目，各依资授官。^①

三、天宝十三载二月乙亥，御兴庆殿受徽号。礼毕，大赦天下。制曰：“其博通坟典、洞晓玄经、清白著闻、词藻宏丽、军谋出众、武艺绝伦者，任于所在自举，仍委郡县长官精加诠择，必取才实相副者奏闻。十月，御含元殿，亲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词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②

四、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见参谋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记名……（参谋）展转至六十，因至盐州，于刺史郭某家为客。有日者见之，谓刺史曰：“此人有官禄，今合举荐，前十月当得官。”刺史曰：“此边远下州，某无公望，岂敢辄荐举人？”俄属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举一人。其年五月，郭举此人有兵谋。至十月，策问及第，得东官卫佐官，仍参谋范阳军事（天宝十三载“军谋出众科”及第人“胡口”条下）。^③

就上面引文看，由天子下诏到举人齐集考试，中间要经过八九

① 《登科记考》卷九“天宝元年”条。

② 《登科记考》卷九“天宝十三载”条。

③ 此则原出《太平广记》卷一六九引《定命录·李峤》。

个月^①。第四条资料最具体：朝廷下诏到地方官推荐需时三四个月，官吏推荐到举人齐集考试需时五六个月。有时还得把阅卷发榜约一个月计算在内。我们知道，唐代进士考试一般在每年正二月间举行，就是所谓“春榜”。证据很多，随意举几条如下：

一、《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元和……十一年二月……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赐绯鱼袋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又《因话录》卷二〈商部上〉：“李太师逢吉知贡举，榜成未放而入相，礼部王尚书播代发榜。”可知李逢吉在二月甚或稍前已完成考试甄录事宜，所以中第进士都视他为座师。姚合本年中举^②。文集中〈寄陕府内兄郭同端公〉诗：“相府执文柄，念其心专精。薄艺不退辱，特列为门生。”便是明证。

二、钱徽在穆宗长庆元年（821）知贡举，不称职，被贬^③。《唐摭言》卷十四〈主司失意〉条载钱徽于二月十七日发榜。

三、许浑中文宗大和六年（832）进士^④。其〈及第后春情〉诗：“世间得意最春风，散诞经过触处通。细摇柳脸牵长带，慢撼桃株舞碎红。也从吹幌惊残梦，何处飘香别故丛。犹以西都名

① 开元十五年制科属例外。是年二月，“制草泽有文武高才，令诣阙自举。”“五月，诏中书门下引文武举人就中策试”。但是这回应试的都是在京师附近任职的小官（所谓“畿尉”“卫佐”），玄宗很不满意，除了一名应举人以下等放选外，“余悉罢之”，所以这回制科过程所需的时间不能作准。（见《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五年”条）。

② 《姚少监集》中有〈赠任士曹〉诗：“宪皇十一祀，共得春闱书。”

③ 《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

④ 《唐才子传》卷七〈许浑〉则。

利客，今年一月始相逢。”味诗意，是年一月考试及发榜^①。

回到崔圆的事情上。细阅《太平广记》中文字，崔圆在福唐观考试之际，敕文颁下，拜官武职，可见是应武举以后才“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的。《登科记考》中崔圆中开元二十三年“智谋将帅科”，此事应无可疑；因为这一年正月朝廷下诏求“知勇堪将帅之选”，见诸史籍。只是这样一来，崔圆应武举得官，起码是这年七八月或以后的事，过了进士试日期半年以上了。我们不能设想崔圆在朝廷下诏以后，同一个月份内应考授官，同时还来得及参加进士试。换句话说，崔圆如果能够参加开元二十三年春天进士试，他的“智谋将帅科”一定要在开元二十二年考才行。“智谋将帅科”如果在二十三年考，他的进士试非要等到二十四年不可。还可以这样补充考虑：崔圆二十三年要是真个考中“智谋将帅科”，据惯例当年秋冬之际他已授官，不应该迟到第二年春天考进士时的。所以要把崔圆的两种考试放在同一年，并且制科居前的话，无论如何说不通。

进一步观察，《定命录》载崔圆“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既云“河南府”，则这回考试应视为府试为合。唐代士子要经过三个阶段考试才能中进士：县试，州、府试，中央吏部或礼部试。州、府试都在秋天举行，即唐人诗文中常见提及的“秋试”或“秋赋”，时间通常在八九月间，然后举子在十月

^① 实则考试有早及春前者。权德舆在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冬，以本官知礼部贡举”。“凡三岁掌贡士。”（《旧唐书》卷一四八本传）有一年他写了〈贡院对雪以绝句代八行奉寄崔阁老〉诗，有句云：“寓宿春闱岁欲除。”可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十一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唐代进士考试偶尔也在冬季……进士试的一般时间则是在正二月间，尤其以正月居多数。”

十一月间齐集京师^①。这当中自然会有这样的情况：根据州、府距离京师路程远近的不同，州、府在不影响举子如期到京的原则下，可能会早些或晚些考试^②。崔圆应河南府考试，河南府府治在洛阳^③，所以他在洛阳考试。洛阳西到长安八百五十里，距离不远，两地间交通方便，洛阳府试等到九月举行，完全有可能。只有这样，崔圆才能在同一年内考两回试，并且制科考试和授官能够居前。这就是说：倘使把崔圆的考试看成府试而不是中央级的吏部试，《太平广记》的文字便畅顺可解。

况且从行文的习惯说，作者意中指的大抵也是府试。崔圆最初“欲举进士”，这是说他想首先应第一阶段的县试。后来通过了，于是写他考府试。循阶而进，文意自然。如果最初写第一阶段的县试，随即跳到第三阶段的中央试，便不是正常的运意行文方式。好比讲一个人念完小学以后，再讲他念中学，十分的自然；如果讲他念完小学，便转到大学去，难免稍觉特别了。

关于第三点，唐代在洛阳考进士，试场设在什么地方？历史资料记载得好像不如记载长安的考试地点那样比较明确。长安的考试地点，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在“皇城以内，与一般的民居隔开”的尚书省前面的礼部南院（也称贡院）^④。尽管这样，洛阳试场所在，还是可以考其大概的。兹据《登科记考》录武后、玄宗

① 《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谓全国举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新唐书·选举志》作“每岁仲冬（十一月），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二者月份稍异。

② 《唐代科举与文学》第三章〈乡贡〉。

③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④ 《唐代科举与文学》95—97页。

朝几条跟洛阳考试地点有关的资料：

一、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雒阳城南门，亲自临试。（武后垂拱四年“张说”条下引《大唐新语》）

二、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武后载初元年引《通鉴》）

三、帝御雒城门试文章（原注：按“文章”或即文藻宏丽科），及第二十人。考功、户部郎中苏晋，刑部员外郎席怀，侍御史陈希烈于化城院考。（玄宗开元十年引《记纂渊海》）

四、七月癸巳，上御雒城南门楼，亲试岳牧举人及东封献赋颂人。（开元十四年引《册府元龟》）

五、五月，诏中书门下引文武举人就中策试。

九月庚辰，帝御雒城南门，亲试沉沦草泽、诣阙自举文武人等。（玄宗开元十五年同引《册府元龟》）

另外孙逖〈送张补阙归邺序〉云：“余射策于洛城南门者，有年数矣。”^①

引文中的洛城殿及雒城南门楼，在洛阳宫城西南角^②，二者相连通。徐松谓“又南雒城殿，则达雒城南门”。宫城之南是皇城，为政府机关所在。皇城西北为上阳宫，引文中的化城院在上

① 《全唐文》卷三一三。孙逖，开元二年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及第，开元二十三年知贡举。

②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宫城〉。

阳宫内^①。上阳宫南临雒水。雒城门应该就是雒城南门。至引文中“就中”一词，即“在省中”之意。然则武后和玄宗考制科举人或贡举进士，都在雒水以北的宫城皇城之内，与民居隔绝，不曾转到宫省以外去的。到了后世，试场就是在皇城以外，也是紧贴着皇城。《太平广记》卷一七九引《乾骊子》载阎济美于代宗大历七年在洛阳考进士：

十一月下旬，遂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
金榜……是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

这一年考试时间在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算是少有。至于考试及发榜地点，则在皇城端门外的雒水桥上^②；但说到底还是靠近皇城的。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下结论：正常情况下，两都考试地点，都在皇城政府机关所在之处。至于《定命录》载崔圆的考试在福唐观举行，与常规不合，未免可疑。按福唐观在洛阳雒水以南的崇业坊，离皇城比较远。渡过雒水，向南走经过旌业、修业二坊才抵达^③。时当清平之世，国无大故，中央政府的抡才大典，为什么不依常例，竟改在远离宫省的福唐观举行？事实上整个唐代都不曾用过寺观作为吏部礼部考进士试试场，玄宗二十三年何以偏偏例外？这是不容易解释得通的。不过如果转个方向考虑，说福唐观考的是河南府试，场地问题便可以解释得通了。

①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上阳宫〉。

② 同上注〈雒渠〉。

③ 同上注〈东京外郭城·次北崇业坊〉条，又参阅书中所附“东都外郭城图”。

唐代的州、府试是地方性考试，不能用中央部门的场所，不言而喻。州府考试地点，文献也未见有非在当地学校或特定场所不可的记载；那么地方官根据具体情况定出考试场所，未尝不可。譬如令狐楚在华州主考时，因为“特加置五场”，一般人都不敢考，只有卢弘正一人请试。由于人数少，令狐楚安排卢弘正在帐里考（所谓“公命供帐”）^①。然则河南府把试场设在福唐观中，不能说绝无可能。再说河南府廨在宣范坊，和福唐观所在的崇业坊斜角相接^②。府尹在距离办公不远的地方找试场，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央级考试已是如此，次一级的考试不必例外。

崔圆在考试中途接敕拜将，好像有点儿戏。不过要是知道这只是府试，问题便易理解。唐代中央级考试，用后世的眼光看，已经相当的宽松。^③说到府试，更见随便了。兹先引两段文字：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叩门，试官令引入。则已醺醉。视题，曰〈幽兰赋〉，不肯作。曰：“两人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乃改为〈渥洼马赋〉。（《唐语林》卷三〈品藻〉）

元和中，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加置五场。”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其年莫有至者……唯卢弘正尚书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饌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公命日试一场。宏正……已试两场，而马植下解。（《唐摭言》卷二〈争解元〉）

① 《唐摭言》卷二〈争解元〉节。

②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次北崇业坊〉条，又参阅书中所附“东都外郭城图”。

③ 可参阅《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四章第六节以下。